

“柳丝”们

和L君同往夏威夷一游,老友梅兄送我们到机场,领登机牌前,他把一个纸袋递给我,脸上现出顽皮的微笑,嘱咐我:“到了那边再看,在海滩上慢慢看。”

从纽约先飞洛杉矶,再转机飞往檀香山,行程要十个小时,飞行中阅读是最佳消磨方式,我要读那纸袋里的东西,L君递给我一本书,劝我还是遵梅兄之嘱,到海滩再探究究竟。我就捧读他给我的那本法国小说《幽灵》,据说在法国是畅销小说,译文也颇流利,但我读来只觉得是无病呻吟、故弄玄虚,昏昏然,也好,迷迷糊糊地,不知不觉,飞机已降落到跑道上。

夏威夷跟我想象的很不一样。我以为那里很热,带了不少恤衫,谁知平均气温多在25℃上下,时有小阵雨,外套还是少不了的。我以为可以用“天然金沙滩,翻飞银海鸥”来形容那里的海滨风光,却发现原来那是火山岛,海滩本来全是被岩浆烧焦过的黑石头、黑沙子,现在所看到的金色白色沙滩,全是从澳大利亚进口的沙子铺敷的。因为全境长期禁止捕鱼,近海生态特殊,并无海鸥飞翔,所看到的鸟类,大多是鸽子。我以为它已接近南太平洋,热带植被中必然多蛇,我最怕的就是蛇,自备了蛇药,但导游告诉我们:“这些火山岛全无蛇,如果说有,那只有两条,一条在动物园里,一条就在你们眼前——我,地头蛇啊!”我原以为夏威夷州花必是一种很特殊的热带花卉,没想到却是北京常见到的木芙蓉,或者叫朱锦牡丹……

名人传记

刘心武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



本书是刘心武先生在“揭秘红楼”引发争议之后,首次向外界袒露自己的心声,回顾了他研究《红楼梦》的整个过程,讲述了他文学创作道路上的起起伏浮,对自己64年的人生经历作出了全面的回顾。他的一生是不平凡的,显赫的家世、有趣的少年、文学创作道路上的坎坷、揭秘红楼的辛酸等……

但夏威夷确有一种令人心醉神迷的风韵。那里的土著以黑为贵,以胖为美,人们见面互道“阿罗哈”,无论是柔曼的吉他旋律,还是豪放的草裙舞,都传递给你充沛的善意与天真。我们下榻的宾馆离著名的维基基海滩很近,散步过去,租两把躺椅、一把遮阳伞,在免费的冰桶里放两瓶饮料,一身泳装,日光浴、海水浴交替进行,真是神仙般快活。我带去了梅兄给我的

纸袋,靠在躺椅上,抽出了里面的东西,原来是一册纽约出版的中文《今周刊》,于是发现,有一整页刊登着与我有关的古体诗。

诗大都是鼓励我的,其中周荣先生《聆“红楼揭秘”感呈刘心武先生》:“别开生面上层楼,秘揭兴衰话石头。百载繁华皆是梦,一朝零落不胜愁。独特扇轴论人物,妙析玄机证壑丘。文海千波红学浪,新帆风满正争流。”赵振新先生《“柳丝”》:“早有才名动九州,伤痕文学创潮流。红楼今又开生面,攀向层楼最上头。”我在演讲中说,秦可卿于我来说好比是折扇的扇轴,从她入手,甩开后便可见《红楼梦》全扇。几位鼓励者诗中引用了此意,实乃知音。

当然,我深知,这些人士,有的是老友,有的是新识,有的尚未谋面,都属于我的“粉丝”,有的更取一特称叫“柳丝”。人做事需要扶持,出成果需要鼓励,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人至少需要三个人帮,国内海外皆有我揭秘《红楼梦》的“柳丝”,是我的福分。但我也知道,恨不得把我“撕成两半”的人士,也大有人在,国内见识过,海外未遇到,却未必没有。对于他们,我要说,难为他们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那么强烈的情感来对待我,凡他们抨击里的含有学术价值的那些成分,我都会认真考虑,但凡那些属于造谣诬蔑、人身攻击的话语,我就只能是付之一笑。

赏完那些诗,朝海上望去,只见翻卷的海涛里,冲浪健儿正在灵活而刚强地上下旋跃,就觉得,要向他们学习,做一个永不退缩的弄潮儿!

痛失战机

第三十八军是紧随第四十二军之后跨过鸭绿江的,按照志愿军总部原拟定的作战方针,他们将作为预备队,在江界休整3个月,改换苏联装备后再投入作战。

可一人朝情况就变了——麦克阿瑟紧赶着把屁股凑上来了。

毛泽东、彭德怀审时度势,根据新的情况改变部署,决心集中3个军于西线作战,各个歼灭韩军第六师、第七师、第八师,并急令第三十八军迅速进至熙川地区,配合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作战。

军情紧急,梁兴初让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速住什么坐什么,火速向熙川前进。

可没想到美国飞机那么凶。从来都是飞行军的第三十八军让这美国纸老虎铁打的飞机给弄得寸步难行。前卫团第一三师第三三七团的车就被天上飞来的“纸老虎”咬坏了不少,前卫连第三连干脆连一辆车也没剩下。前卫自然也就当不成了。

入朝第二天晚上,军部的一辆中卡就翻了车,司令部机关的科长们几乎全部负了伤,作战科长王乾元不幸牺牲。看看,仗还没打,就差点把司令部报销了。接着就是一步不顺,步步不顺。

说实话,梁兴初本来是想要好好表现的。别看第三十八军是林彪麾下的王牌军,可真要排起族谱来,却是彭德怀的老部队——第一一二师第三三四团就是当年红三军团的老底子,彭德怀平江起义带过来的部队。现在彭总回来指挥老部队了,梁兴初心想咱怎么也不能给彭总丢人吧。

可越不想来什么,就越来越



纪实文学

双石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友情推荐

这是一部全面、客观和翔实地反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作战历史的长篇纪实文学。本书以丰富翔实的史料为依据,采用大场面和小故事的双线结构,生动记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朝鲜半岛那场举世闻名的战争从背景到发生、演变、结束的全过程。

什么。10月24日晚11时接到志愿军司令部的电报时,梁兴初是憋足了劲,也准备潇洒一把,打个好仗顺顺这两天美国飞机给憋的窝囊气。

志司的电报令第三十八军配合第四十二军第一二五师,迅速集结于熙川以北的文明洞、仓洞地区,准备歼灭韩军第八师于熙川及其以北地区。

那还有什么说的,赶紧撵上去打呗。梁兴初和刘西元政委、江拥辉副军长一商量,决定让第一三师主攻,第一二

师迂回熙川以东断敌退路,第一一四师为预备队。只等第一二师迂回到位就动手。各师都拼命往熙川赶。偏偏又出岔子了。

跨过鸭绿江到达朝鲜的满浦后,第一二师师部和朝鲜人民军一个师团部住在一起。当晚,师长杨大易请人民军师团部的干部们吃饭,顺便让人家介绍与美国军队作战的经验。当时,杨大易已从军里的通报里听说敌人占领了熙川,就顺便问了问熙川是什么样的敌人。人民军的干部回答说:“美国鬼子,黑人。干把人吧!”

杨大易一听大出意外——志司通报的是一个营的伪军。嗯,第一次和美国鬼子交手,得慎重。于是,一封电报飞到第三十八军军部。

10月28日,第一一三师前卫第三三八团进至熙川附近,与敌人遭遇;第三三七团也在熙川之馆岱洞与敌人接触。

如果这两个主力团此时猛扑熙川,那梁兴初的这顿牙祭大概是打定了。可由于杨大易那封电报的影响,加上一心想打好的心态,使素来勇猛果敢的虎将梁兴初出师前稍稍延迟了一下——第一二师还没有到位,是否该等他们到位再发起攻击?管他是伪军还是美军,宁可把他当做美军一个团来打,这样把握更大一些。

就这一延迟,煮熟的鸭子,飞啦。10月29日拂晓,第一二师到达熙川附近指定位置。又经过一番准备,直到下午5时才发起攻击。韩军第八师的部队已于凌晨4时撤逃。一座空城。根本没有什么黑八团。只有彭德怀的老部队——第三四团比较走运,在肃清熙川外围时,零星星星抓了100多个俘虏,总算没有交白卷。

梁兴初肠子都悔青了。

老爷子进城

何建国手机响时他们办公室的电话刚刚放下,此前一直占线,否则顾小西不会把电话打到手机上来。这也是他们长期共同生活形成的默契:有座机不玩手机。不该花的钱不花。

刚才一直占着公家电话的是青年小王。现在的青年人心理素质真好,竟能在一屋子万马奔腾的电脑键盘声中,坚持将私人电话打了三十八分钟之久。随着时间一分一秒推移,何建国脸越拉越长,空格键回车键敲得咣咣作响。挂了电话,小青年不识趣,凑过来讨好何建国:“头儿,今天情人节,你们晚上去哪儿?”

“回家,我只有老婆。”“也是,小青年一点头,“已经上钩的鱼了,何必再喂鱼饵。”“还说!还不快去干活!”何建国一声断喝。小青年诧异地看着何建国一眼,抽身走开,心里头的疑惑多过不满:组长到底是谁?一天到晚拉着张驴脸,动不动就火。从前他可不是这样,从前他待人和蔼可亲着呢。

何建国这种状况持续了一年了,打从去年顾小西流产后开始。最初是为了那个早夭的儿子,后来是为了顾小西的怀孕不果——背地里他去医院做过检查,医生说他没有问题。他没问那就是顾小西有问题,顾小西若有问题责任全在他和他家——今年节前父亲主动打电话来,叫他们不必回去令他不快,什么意思,孙子没了儿子儿媳就不能进家了?顾小西要是不能生育,他们家就不容她,他们家就不容他,他怎么办?固然,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但是,仅

都市小说

王海鸽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性格开朗直口快的女编辑顾小西来自高知家庭,嫁给了从农村考进北京的大学生何建国。自从他们结婚后,何家不断地有人来,吃住在她家、找顾小西在医院的母亲看病,俨然一副顾小西家就是何建国整个家族和整个何家村的家。于是,矛盾在顾小西第二次怀孕并习惯性流产后爆发……

有爱情的婚姻是不现实的婚姻。年是在顾小西家过的,一个年过下来,何建国本来不好的心情益发恶劣。须知这个时候,顾小西家人若能对他表现出足够的喜爱、包容,给他力量,他会有勇气将他和顾小西的婚姻进行到底,但他们令他失望了。顾小西家四口人。父亲顾子川,大学中文系的退休教授。母亲吕妹,某大医院普外科主任。弟弟顾小航,未婚跟父母住在一起。春节七天假,何建国在这个家干了一星期

的活儿,比上班还累。累不怕,农村长大的孩子不怕累,再苦再累心里甜就好。他关键就是心里不爽,不爽不足以形容,在这七天与小西家人的朝夕相处里,他感受到的只有苦涩。什么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什么老丈杆子给姑爷烫酒对饮张罗饭菜,统统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故事。

在顾家过年的七天里,一日三餐,卫生清扫,采买购物,迎来送往,全何建国一人忙活,顾小西也就是打打下手。何建国忍了足足七天。

组长何建国手机响时所有人都听到了,当时屋里很静。组长拿电话时脸还阴得发黑,一分钟,一张脸乃至整个人,竟通了电似的大放光明。“……还是得去医院检查确定!我马上去你们单位接你,你不要动今天下雪路滑!”边对着电话嚷嚷边就开始向外走,人一闪,便不见了踪影……

从医院检查了出来,本来飘着小雪花的天已放晴。那盖着“妊娠阳性”大红戳儿的化验单被收在何建国贴胸的夹克内兜,直接温暖着更里头的他的一颗心。何建国一路上呵护着顾小西到饭店吃饭又打车送她回单位。路上,到处可见情人节的情人和玫瑰。两人一路上说说笑笑,这是一年多来二人罕见的温情时刻,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何建国那优美忧郁的彩铃响了。是他爹。何建国一个远房大伯来北京看病,两个儿子陪同,建国爹率领,此时一行四人已出了北京南站正往小西妈的医院里赶,打电话为的是让何建国通知顾小西也去,在医院同他们回合,有事也好帮着给张罗张罗。“温情时刻”登时土崩瓦解灰飞烟散。

暗藏心事

那一炮点得很顺利,炮声又脆又响,听起来特别红火。

返回的路上,康镇坤感叹,说他觉得这个世界六七亿人口,只有一个人最可靠,就是老婆。今天早晨到山里来,一路上他忽然心里挺不安,总是觉得可能有问题,所以他让许丽珊上,眼下他对自己不敢太相信,但是知道可以相信老婆。

康镇坤担心什么呢,很奇怪的。他不是如许丽珊所猜想,怕大年初一跑到寺庙亲自放炮,让人传来传去影响不好。他不怕这个,怕的是意外碰上一门哑炮,或者一挂炮响一半突然熄火了,弄得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让外边四处传说,为人耻笑,联想纷纭。他说去年他们开发区有座大楼奠基,请了领导们来剪彩,九把剪刀,九个剪彩嘉宾。动手时旁人都很顺利,一刀下去红绸尽断。偏偏有一个不行,没剪断绸布,手中剪刀居然散了架。事后到处笑话,说坏了,天要灭他,看着吧。没多久这人果然事发,就他们开发区给抓走的那位副主任。

“我要是跟着是一炮放不响,可不兆头大坏,谁知道会传说成啥样呢。”他说。

许丽珊立时感觉不安:“镇坤你碰上什么事了吗?”

他嘿嘿笑,说咱们放过炮了,响声挺大,没问题,吉祥如意。兆头很好的,今年咱们幸福平安。

许丽珊看着他,许久无言。她知道他心里一定有什么事。大年初一赶早进庙放炮,事到临头不想点火,这很异常,不像他平时的样子。车上有司机,不便多说,她没再追着他问。



名家新作

杨少衡著

北京文学友情推荐

官员康镇坤政绩斐然,同时为政清廉,其太太许丽珊单纯正派。一日,康镇坤因受贿被突然带走,许丽珊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切,她相信康镇坤。她要讨回清白,也要康镇坤给她一个真正的解释。康镇坤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能给妻子怎样的解释呢?

他们离开青林岩后没有立刻回家,车拐了个弯,到南亭,探望康镇坤的父亲和弟弟。康镇坤说,自从母亲死后,没有哪个大年初一去,今年也破个例吧。

康镇坤是在跟许丽珊婚后才跟父亲重新相认的。当年康镇坤跟许丽珊交往时,非常不愿意谈及自己的家庭情况,但也不掩饰,点点滴滴说过去。他告诉许丽珊南亭那个人不是他的生父,他母亲早死,至死没说谁是他的生身父亲。母亲饱受丈夫虐待,他那

个赌徒养父发起酒疯有如禽兽。他说,小时候养父毒打他和母亲时,他只能硬着头皮承受,不住发抖;“做恐惧状”。当时就一个念头,就是等长大了,有力气了,他一定亲手打死这家伙。

谁想最后他把这个人认回来了。因为许丽珊。

那一年,康镇坤还在开放办当科长,有一天单位有事,很晚才下班,回家一看有人坐在厅旁饭桌边吃面,却是他弟弟。康镇坤不认养父,跟弟弟却有联系,因为异父同母,两人有血缘关系。康镇坤的弟弟个矮,生性懦弱。那天弟弟从南亭跑来,苦苦守候。康镇坤一看明白了,问:“他出事了?”弟弟这才承认,说他父亲也就是康镇坤的养父摔了一跤,竟没爬起来,已经住进卫生院,现在昏迷不醒。医生说是中风,相当严重。

“又喝了是不是?”康镇坤问。

弟弟说是。康镇坤给了弟弟一点钱。让他看着办。弟弟走后,许丽珊说了句话:“你回去看看不好吗?”许丽珊说他可能快死了。不管怎么样,他养过康镇坤。

当晚康镇坤一夜不眠。第二天他一声不吭去了南亭。晚间回来,他告诉许丽珊说去看了那个人。看来稳住了,死不了,但是瘫了,可能得卧床至死。

后来康镇坤就不定期到乡下看看养父和弟弟一家,并给予帮助。往日恩怨渐渐淡化。康镇坤重认父亲,外界意外地颇有反响。康镇坤不一般,出人头地,以德报怨,这个官不错。康镇坤一提起这事就讲许丽珊,说自己是有老婆了,才有了自己的生父,一个男性领导干部第一等的要务,就是找个好老婆。